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七十九回 販私土詭跡張黑幕 充完璧妙術泛紅潮

媚月閣同賈少奶奶二人，正談論三小姐的叔父，倘知道她們出主意，替三小姐打了胎，一定要來同她們拚命。果然這時候樓底下叩門聲音，急如風雨，不由她二人都吃一驚。賈少奶奶丟下煙槍，對媚月閣說：「不好了！提起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一定是那老頭子得了信，到我這裡拚命來了。」媚月閣也道：「這可說不定，天下卻許有這種巧事，你且叫樓底下慢慢開門，先要問問清楚。如其是他，沒有別的法子，惟有閉門不開，料他亦不能插翅飛入的。」賈少奶奶依言，急忙起來喚阿寶，須要問清是誰，然後開門。她與媚月閣二人，卻伏在客堂樓窗上看著，預備第一關萬一把守不住，她們還有關閉房門，退守紫禁城一法，不意阿寶一問，外間答應的卻是琢渠聲音，阿寶回頭問樓上：「少爺回來，門要開不要開？」媚月閣、賈少奶奶二人忍不住笑了。賈少奶奶一邊笑，一邊罵阿寶：「死貨，少爺回來，誰教你不開門的！」於是阿寶開了門，見琢渠拿一個皮包，性急慌忙奔了進來，即命阿寶快開門，自己一口氣奔到樓上。賈少奶奶見他滿頭是汗，說：「你為何殺得來似的，幾乎將我們嚇殺。」琢渠放下皮包，喘息了一陣，始說：「險得很！目今洋藥公所，因為私土太多，搶了他們的生意，故此查得非常嚴緊。今兒我們帶土的那條公司船到碼頭，先是水巡捕房包探同洋關上的人上輪搜尋，幸虧他們藏的地方頗為秘密，沒被查出，後來上岸，原由流氓阿海包送到土棧的，豈知這阿海因與同黨分贓不均，路上就被他們軋住，幾乎鬧出亂子。幸有人出來勸開，大約這時候已落了野眼。我們在土棧中久等阿海不到，很著急，後來見他平平安安的來了，問他說路上雖略有亂子，還沒有關礙。我等正在歡喜，不料這時候，忽來一個電話，打電話的人便是我們派出的秘密偵探，他說探得洋藥公所報了巡捕房，馬上就要坐汽車到你們那裡搜查私土來了。你想這件事怎不教人急煞，一則迅雷不及掩耳，二則賊證俱在，三則許多人的身家性命盡在這上頭，被他們搜去充了公，豈非性命不保，彼此都嚇得手足無措。後來他們公推我帶一皮包土出來藏匿，免被抄去，土棧也不致受罰。我一想自己份頭最大，推給別人，也有點放心不下，只得冒一下子險帶著這個皮包出來，跨上黃包車，拉不到半條馬路，就看見一部汽車。坐著兩個外國人三個中國人，飛也似的向土棧而去。他們所要的賊證就在我腳底下，你想此情此境，豈不是危險極了麼！所以我恨不得教拉車的飛了回來，拚命加他的價，命他快跑，好容易奔到門口，你們還挨住著不肯開門，卻是為何？」說時猶帶餘喘。賈少奶奶笑道：「不肯開門，就為你叩門太急，我同媚老二還當是強盜來打劫我家，嚇得魂靈兒幾乎出竅。你嚇了我們不認錯，還怪我們遲開了門麼？」

琢渠道：「並非我急煞叩門，只因手中提著這包牢什子，心中不知怎的，跳了一個不住，汗毛都根根豎了起來，彷彿汽車就在後面追來的一般。你們如其再不開門，我可要踢破門進來了。」賈少奶奶聞言，對媚月閣一笑道：「那可真像這話兒咧。」媚月閣也笑。琢渠卻以為說他真像強盜打劫，所以也賠著笑了，笑過之後，問道：「你們晚飯可曾吃過？我在外間，驚嚇倒吃了不少，夜飯可一點兒不曾入肚呢。」賈少奶奶道：「我們早吃過了，你若未吃，教阿寶去熬一熱就是，橫豎冷飯多著，明兒也倒給叫化子的。」琢渠聽了，大為不悅，欲待發作，又因有媚月閣在旁，鬧出來未免不雅，忍著又似乎女人的脾氣，越縱容越不成模樣了，想起來何嘗不是自己素日縱容壞的。此時惟有捺下這股氣，只當沒有聽得一般，高聲喚阿寶快熬夜飯我吃。這邊賈少奶奶、媚月閣二人，也重回房內吸煙，媚月閣聽賈少奶奶對待琢渠，出言刻薄，心中也很不贊成，所以兩人對面橫在煙鋪上，她便開口說：「你為何拿你少爺第一回比強盜，第二回比叫化子，豈不刻薄太甚！」

賈少奶奶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比他天比他皇帝好不好？各人有各人的骨頭，你對一隻狗，屋碌屋碌呼他，他便搖頭擺尾。你若對他作個揖，尊他一聲大人先生，他可睬也不睬你了。」媚月閣聽她越說越不像話了，不覺正色勸她道：「你我多年姊妹，所以我要勸你一句話，男人無論怎樣沒用，你既然跟了他，必須當他一個家主，萬不能小視他，時常將他刻保此之謂陰盛陽衰，並非佳兆。」賈少奶奶見她正言厲色，又出教訓，忙將手中裝就的一筒煙塞在她口內說：「領教領教！請用煙罷！」媚月閣被她槍頭抵住了牙關，不能開口，沒奈何只得嚙槍在口，吃完這幾筒煙，氣到了肚中，雲霧迷漫，竟將她下半截未曾出口的話，迷失路途，不能再出，於是只得縮迴腸胃，待諸異日。賈少奶奶猶恐她口空了，要繼續前文，急對她說：「你運氣很好，往日少爺回來，急早須兩三點鐘，今兒你要等他講話，他竟趕早回來了，免得你守到半夜三更，豈不是你的運氣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我想問他船到沒有？適才他不是說船已到了嗎，這東西既已帶回，諒必還未脫手，我也無須再問咧。」賈少奶奶道：「這卻並無一定，也許他們約在明天交貨，今兒因被搜查，才由他帶回來的，明兒仍可脫手，便有錢拿，你還是問一句好。」媚月閣一想，這句話卻也不差。因即起身，走到客堂樓上，見琢渠正一個人在那裡狼吞虎嚥吃飯，阿寶站立一旁伺候著。琢渠見媚月閣出來，笑對她點了一點頭，叫聲：「老二請坐，我好幾個月沒看見你了。」媚月閣坐下笑道：「你少爺貴忙得很，教我們也頗不容易見著你的金面呢。」琢渠道：「對不住二小姐，你休鈍我了，我可擔當不起你們這種鈍頭。」說時對房內努努嘴。媚月閣笑了一笑，琢渠看媚月閣面上說：「你怎比從前瘦多了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人窮自然瘦了，不怕你少爺見笑，我今天也是特地來打聽你剛才帶的東西，幾時脫手，少奶奶答應我五百塊錢，我還想拿他付房錢呢。」

琢渠聽說，皺皺眉頭說：「從前帶這東西，出脫頗為容易，不但當地吃戶銷場很大，就是滬寧一條路，蘇常無錫等處，也全銷這種貨，近來被洋藥公所查緊了，賞格又大。常言說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租界上很有一班光棍，靠著刺探人家買賣私土，做報信領賞吃飯。因此往往有人身邊帶著十兩八兩紅土。走在路上，就被他們抄了去，甚者還坐巡捕房吃官司，故而買主怕風險的，都情願多花幾個錢，買大土吃，我們的銷場，也因此大受影響。不然貨到了，馬上就可脫手，現在至快的也要三天五天，遲了十天半月，甚至一兩個月不得買主，本錢擱煞的，也多得很呢。」媚月閣聽說，又不免心事重重，眉尖愁皺，呆坐著看琢渠吃完了一碗飯，沒開得出半句口。裡邊賈少奶奶喚她吸煙，她方走進房中。賈少奶奶問她少爺怎樣說法？媚月閣即將琢渠之言，照說一遍。賈少奶奶聽了，也搖搖頭道：「可見得現在的生意，一年難做一年了。有好處的地方，就不免有人妒忌，暗出花樣，其實卻兩頭晦氣，真是何苦。」

媚月閣低頭無語，賈少奶奶忙教她橫下來，又將自己裝好的一筒煙，遞給她吸，一邊安慰她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他們帶了這東西來，也一定要設法脫手的，講這回他們合的三公司，本錢只五千銀子，我家少爺，一個人出三千兩，他那裡來錢，就是拿我首飾在曹家做的短期押款，還有兩份，聽說還是借的三分利重債。所以這幾位股東，都是攔不起本錢的，他們比你性子更急，巴不得馬上脫用拿錢，故此決不致有半個月以外的耽擱。無論如何，全數賣不掉，他們也一定要設法弄一半出去。我與少爺有言在先，用我三千銀子，還我五千現洋。他不論有多少，還下來時，全數沒有，一二百之數，也一定要調給你的，你放心便了。現在請吸煙罷！」

媚月閣雖吸了一筒煙，到底心中有事，那裡還挨得住，當時便欲告辭。賈少奶奶也不留她，對她說：「三小姐因你替她介紹了這個老娘，心中很感激你，那天對我說過，身子略健些兒，一能出來，先要到你那裡登門拜謝，還邀我作伴，大約隔三四天，她一定出來的，你也休得走開，第一趟就教人摸冷門徑，令我陪的人也不好意思呢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我天天在家恭候你們，決不他往，隨你們什麼時候來便了。」話罷分手。那時琢渠已吃好夜飯，在樓下房間中記帳，聽得媚月閣走了，夾腳上樓，問他奶奶說：「媚老二可是又來問你借錢了？方才她說你答應她土內的五百元，這筆錢從前你不是說專做帶土本錢，不作別用的嗎？現在錢還沒到手，你倒預備放債了，卻是為何？」

少奶奶斂眉道：「你哪裡曉得人家的難處，有一天她向我開口借五百塊錢，我想回絕她，她可一定要生氣的，沒奈何只得將你帶著土還沒到推托，原想她等不著用作罷的，豈知她竟將一句浮話，當作正文，時常向我打聽船幾時到，土幾時脫手。我一向敷衍著她，不意你今天自己闖了回來，當面說穿，教我再要回她船不到，那裡能夠。所以她還想問我這東西幾時賣脫，我回答不出，只得教她自己問你來咧。」

琢渠道：「我也曉得你教她問我，必有原故，因此有意說得難些。本來我們的貨未到之前，早有搨客兜了出去，約著今夜十二點鐘，就要交貨。現因風聲緊急，特地改遲一天，這交貨的手續，也很煩難，因買主耽擱在棧房內，遇有風聲，隨時可以更換地方。還有各路販戶，也大概住棧房的為多，過手極其容易。所以一班上海有家有室的大買主，也都將棧房做機關部，不敢在家內買賣，怕被外間人曉得了，敲他竹槓。但棧房乃是出入人頭最雜的地方，難保沒有洋藥公所用的人在那裡秘密偵探。倘使這樣的拿著皮包，送了土去，可一定要顯露痕跡被人報告，當天就出花樣。因此我們想出各樣方法，前往送貨，有時裝作賣雜貨的，將土夾在貨包內，送將進去。有時拿土打了包裹，先到皮箱店中，揀兩口空皮箱，教店中人扛往棧房挑選，自己押著，走到半路上，假說手中拿著包裹太累，放在他們空箱子內。店中人自然不疑心，及至送到棧房，取出土包，再看皮箱，嫌他板太薄，皮張太粗不要，另賞扛箱的幾個酒錢，教他原箱帶回。諸如此類，以掩旁人耳目。本來送貨另有其人，不干我們之事。現今東西在我手中，送貨的差使，也免不得要我親走一遭了。這倒是樁很難的題目，倘或不小，鬧出亂子，賠賬可吃不起呢。」

少奶奶道：「那個與我無乾。我只曉得五千塊錢，明天不論如何，一定要的。是你帶這皮包回來露了眼，媚老二那裡，全數沒有，一半也得應酬她，這二百五十塊錢，豈非被你所害，理應教你償還的，現在饒了你。但那五千塊頭，決不能再耽擱我日子了。」琢渠道：「你又要逼煞我咧。東西都在皮包內，你也曾親眼目睹，不是我掉你槍花，明兒送到那邊還不知前途付現洋，或付期票。若付現洋，固然當天就可還你。倘是期票，教我拿什麼給你呢？」少奶奶道：「我不管你們的帳，你答應我貨到了就還錢的，現在貨到了，自然還錢，別的用不著多說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你又不是放屁，縮出縮進做什麼？」

琢渠更欲請她寬限，少奶奶不睬他，自己吸鴉片煙了。琢渠無奈，只得回轉樓下，算了一會帳，跑到樓上，看看少奶奶的煙，仍未吸罷，床又被她占著，不能安睡。只得靠在外國椅子上等她。只是少奶奶吸了幾筒煙，放下煙槍，呷呷熱茶，高聲喚阿寶，快削一段甘蔗來吃。身子仍一動不動。移時阿寶端上甘蔗盆子，少奶奶拈幾塊吃了，一雙俏眼，徐徐的闔將擾來，對著一盞煙燈，竟迷迷糊糊的迷著了。這邊琢渠靠在洋椅上，等她不耐煩，也打了一個盹。後來覺得身子寒冷方醒，摸出表看看，已兩點多鐘。再看少奶奶，仍這樣的煙迷未醒，身上卻由阿寶替她加了條絨毯，所以不覺寒冷。琢渠慌忙推醒她說：「什麼時候了？還不脫衣裳好好兒睡。」

賈少奶奶醒後，又喚阿寶弄半夜飯吃。吃過半夜飯，免不得還要吸兩筒鴉片煙，睡時已四點多鐘。琢渠也只得等著她。從前他自己每夜在外賭了錢回來，也要三四更天睡，所以不覺他少奶奶磨夜，今兒實因回來早了，故此分外難熬，暗想教我天天這樣的等她，豈不等出病來。橫豎樓底下房間，空著，日後早回來，應該樓下睡的，這夜賈少奶奶橫到床上，便已睡著。琢渠卻因心中有事，難以入夢。挨到早上八點鐘敲過，即忙起身出去，尋他幾個販土的朋友，探知昨夜搜土一班人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回，幸他早走一步，未曾入賊並獲，可謂天幸。琢渠也將自己在途遇見汽車情形，告訴眾人，彼此都賀他有福。琢渠說：「難關雖過，但今兒送土這件事，誰走一遭？」

眾人都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，自然是你去了。」琢渠道：「並非我不肯去，只為我送貨，還是和尚拜丈母第一遭，只恐外行出手，露了馬腳，非同小可，所以還是換一個去的好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我們幾個人，面貌已被外間認熟了，你是新人伙的，無人認識，本來我們也要請你出手，現在你也不必推托，寧可下一遭再換別人，這回非你不興。」琢渠無奈說：「我送亦可，但教我如何送去呢？」眾人說道：「這手續我們早已預備，你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到了那邊，自有人來接應你的。」

琢渠細想，所說的手續，卻還周到，因即應允。回家看少奶奶香夢正酣，也不喚醒她，卻命阿寶預備行李鋪蓋。阿寶驚問少爺可是要出門了？琢渠含糊答應。阿寶信以為真，替他打好鋪蓋，問少爺還帶什麼衣裳？琢渠說衣裳不要，你只消替我喚一部黃包車到火車站就是。阿寶心中雖疑，卻不敢問，只得叫了部黃包車，拖到門口，看琢渠將皮包行李搬上車，自己坐上去，始終未發一言，沒交待何往，由那車夫拉著走了。阿寶好不懷疑，自己思量少爺向日出門，往往一兩個月前頭就講起要走，不是少奶奶不放他，就是他自己捨不了少奶，必須挨到無可再挨，方肯動身，從沒這回般爽快。這回不知他往去那裡，緣何不帶衣服，煞是奇怪。料想少奶奶一定知道。這天黃昏時分，賈少奶起身離床，阿寶即將少爺業已動身等情告訴他，賈少奶聽了，大為詫異說：「他可曾講過到哪裡去？」阿寶說：「沒有。只聽他僱車往火車站的。」

賈少奶更不明白，暗想他事前並未露口，說出門的話，何為忽然不別而行，未帶衣服，料不致耽擱多少日子，但不該不通知我一句，或者事起倉卒，見我睡著，也該告訴阿寶，令她對我講一句，亦無不可，緣何連說話的工夫都沒有，卻也奇怪？忽一轉念道：是了，一定他因我昨夜逼他還五千塊錢，今兒深愁收不到錢，難以交待，故出門避債，行蹤詭秘，就為此故。一時倒頗懊悔自己的說話太硬，興之所至，不留餘地，以致將丈夫逼得逃之夭夭，無形無蹤，豈非大大的笑話。但他堂堂男子，現為此區區五千之數，出此下策，志氣也低微極了。這種男子將來決不能成大事業。待他回來，借個題目，同他鬧一場離了婚另嫁別人，免得誤了自己的終身。再想想嫁人亦頗煩難，如得法這人，自己雖然愛他，然而只能供我閒來消遣之用。若要嫁他，一來他肩胛擔當不起，二來他更不如我家少爺出跳。倘貪他年紀輕嫁了他，日後一蟹不如一蟹，豈不被別人笑話，比較之下，還以守舊為妙。但少爺的行為如此卑鄙，回來之後，一定要苦苦的警戒他一番，方是道理。正想問，隔壁三小姐那裡，打發人來請少奶奶過去講話。賈少奶答應梳了頭，馬上就來。一面催梳頭的出手快些，好在賈少奶這幾天不出門，梳頭的也是一把抓，不做鬢腳，因此梳起來也格外容易。梳好頭，賈少奶薄施粉黛，連飯都等不及吃，急於到隔壁去看三小姐。此時三小姐雖未起床，卻因橫著骨節生痛，早已穿了衣裳，坐起身子，背後多放幾個靠枕，半橫半坐的靠在床上，旁邊放著些小說書，算是她消閒的伴侶。賈少奶看看她臉上說：「你面色已好多了，今天可曾吃什麼？」

三小姐道：「已吃過一頓粥，只是肚子不覺十分餓。一天到晚，不想吃東西。大約身子不轉動，腹中積食，難以消化之故。我想明兒要出來到你那裡去了。」賈少奶忙道：「好妹子，你安分兩三天罷。倘若起身過早，腳腳骨沒有勁，走路吃力了，日後逢著節令，便要酸痛，可是一生之累。我雖然也和你一樣，未曾經驗，但由老輩人告訴我的，決非虛語。」三小姐道：「教我這樣再挨兩三天，豈不氣悶煞嗎！」賈少奶道：「不妨事。有我做姊姊的陪你。」三小姐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，等你起來我倒要睡了。」這句話說得賈少奶笑將起來，罵道：「臭嘴丫頭，人家一片好意，你倒鈍我來了。」兩人笑了一陣，三小姐教賈少奶附耳過去，低聲告訴他：「東窗事發了！」賈少奶驚問幾時發作的？三小姐道：「還是昨晚，才被他看破痕跡。」賈少奶暗想，昨晚我同媚月閣在家，見神見鬼，也疑心他叔父看破打胎痕跡，不料果然，因問當時你怎樣回答？三小姐道：「當時我想橫豎不能瞞他到底的。而且身子出空了，決不能再裝上去，因此索興老實告訴了他。」賈少奶驚道：「你可告訴他是我出的主意嗎？」

三小姐點點頭。賈少奶急道：「該死該死，你肚腸怎生得這般直？你叔父若知是我出的主意，一定不肯同我干休。現今他在那裡？讓我趕快走罷，別被他覷面遇見了，脫身不落。這一來不但我以後不敢前來，就是你也不便到我那裡去咧。」三小姐聽得拍手大笑道：「你好大膽，一下子就被我試出來了。老實告訴你，我輩一身作事一身當，決不連累著你，何用告訴他，你替我出主意，連地方我都不曾說穿，推頭在醫院內，你可以不必著急咧。」賈少奶聽說，方始定心，指指三小姐道：「你嚇得我好，現在還心宕呢。」三小姐笑道：「對不住，好姊姊，我當你是膽大的，誰知你也同我一般膽校。」賈少奶罵她促狹鬼，三小姐只顧發笑。賈少奶又問：「你叔父難道不生氣嗎？」三小姐道：「生氣固然生氣，但事已至此，他也只能付之一歎罷了。」賈少奶賀她好運氣。」

三小姐道：「你休說我運氣好，馬上就有晦氣星來了。」說時在枕邊摸出一封信，給賈少奶觀看，乃是蘇州老母寫來的，為因她出閣期近，只有半個月耽擱，催她早幾天回去，嫁衣雖備，也須她自己安排，教她見信即行，休得逗留。因她母親只知女兒到上海地方閒玩，沒曉得她身擔心腹之患，出門就醫的，故此信上催迫頗急。賈少奶識字雖然不多，信還看得下，見了對三小姐道：「那也沒法，就使要回去，須必等你身子好全之後，再耽擱幾天，方能動身。只消期前趕到，諒必老太太還不致見怪。」三小姐道：「你當我說的晦氣星是怕娘嗎？非也。皆因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所以我很覺擔憂呢！」

賈少奶雖然多智，聽了她的話，也面有難色，你道為何？原來三小姐蘇州所攀的姑爺，世代業醫，還是婦科名家。三小姐深悉自己歸趙之後，不是完璧，常人或可瞞過，在女科郎中面前，怎能掉得槍花。別的不打緊，最難堪的是西廂記上一句話，花落水流紅，這可不能搪塞。一來自己無此經驗，二來過門不比招贅，夾帶亦頗煩難。賈少奶雖曉得妓院中，確有一個裝紅之法，因尖先生梳攏，往往有一而再再而三的，但主客之勢不同，彼則以逸待勞，自可從容佈置，此則移樽受教，焉能匆促安排。所以三小姐說過門不比招贅這句話，頗有道理。自己雖然也出身妓院，但這處玄虛，卻未弄過，因此竟不能再充內家。只勸三小姐休得擔憂，天下無難事，慢慢自有法想。三小姐頗悶悶不樂。賈少奶欲解她的憂愁，忙說：「你可曉得我家也出了一樁笑話嗎？」

三小姐問什麼笑話？賈少奶即將少爺因他昨晚討五千塊錢債，今兒脫逃無蹤等情告訴她知道。三小姐聽了，覺情理上頗有不符道：「這倒奇了，他既說出門，因何只帶行李，不帶替換衣服，這就是個大大破綻。如其出近門，一兩天就回家的，客棧中未嘗沒有被褥，何須帶這累贅東西。倘出遠門，那就必須帶替換衣服了。我恐他出門是假的，黃包車叫到火車站，焉知他半路上，不能令車夫拖往別處呢。你再想想，你家少爺可有別的換洗衣服之處沒有？」一句話頓將賈少奶提醒，說道：「是了，少爺外間果有一個女人，名喚鳳姐，據說是做半開門生意的，他們姘上已多年了，少爺一向瞞著我，我也沒點穿他。除此以外，並無別的所在。看來他一定是假托出門，躲在鳳姐那裡無疑。到底妹子細心，沒你提醒，我幾乎被他瞞過，真正豈有此理。」說時心中一惹氣，頓時一個噁心，嘔出一口酸水。三小姐見了，忙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多嘴惹得阿姊發肝氣咧。抽屜內有剝現成的荳蔻，快拿粒嚼嚼罷。」

賈少奶呷口茶，嗽嗽口道：「不妨事，我看天底下女人，大概前世裡都是少了男人的債，所以今世還報，一回回受他們的氣，終得氣煞了才完，不然永沒了的日子。」三小姐聽說，覺自己也何嘗不是受男人的氣惱，因此竟不能出言安慰，頗有同病相憐之況。然而做書的卻要在這裡頭岔一句嘴，普天下富貴貧賤，不論哪一種婦女，倘與她們談談家常，沒一個不說是受男人氣惱的。翻到男的方面，口中雖不肯說，心內也常覺婆子的氣，最為難受。連孔老夫子都說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，皆因孔夫子是男人，所以有這句話。倘換了女孔夫子的口氣，可一定要說惟男子與小人了。其實這種煩惱，皆是兩方面自取的。倘從設身處地著想，再將我受他什麼氣，他也曾受我什麼氣，彼此均分之下，管教世界上少卻許多肝氣病呢。閒話休題，再說賈少奶奶這夜，在三小姐處吃了夜飯，意欲回家吸煙，三小姐不放她走，教人到隔壁搬了煙盤■伙過來，就在她家吸煙閒談。約摸到十一點鐘光景，忽然阿寶過來，喚賈少奶說：「少爺回來了，請少奶奶早些回去。」

賈少奶同三小姐聽了，都做聲不出。阿寶又道：「少爺早上搬去那行李，現在又帶回來咧。」三小姐對賈少奶點點頭道：「也許那方面恐怕消息敗露，不敢留他，所以你家少爺自己回來了。」賈少奶也點頭道：「大約是這個道理。」因命阿寶先將煙盤帶去，我遲一刻就來。阿寶走後，三小姐笑對賈少奶道：「現在你可以不動氣咧。」賈少奶哼了一聲道：「他不回來我還氣得好些，一回來我動氣得更利害咧。」三小姐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他動不動就朝外跑，跑不過去又縮了回來，天下哪有這般便當的事，我今晚無論如何，決不讓他在家內安逸的，一定要教他到鳳姐那裡去適適意意睡幾夜，才出我心頭之恨。」三小姐笑道：「他倒當真去睡了，你待怎樣？」

賈少奶不語，咬牙切齒恨恨不已。三小姐勸她不可生氣，快些回家去罷。賈少奶不肯走，三小姐要喚人拿鞋子，自己起來拖她。賈少奶恐她當真要拖，只得聽她的相勸回轉家內，見琢渠把阿寶帶回來的那副煙具，擺在床上，點著燈自己橫在一邊替她打煙泡，見少奶奶來了，慌忙坐起身，滿臉堆笑道：「快來吸煙罷，我煙泡替你打好了不少咧。」

賈少奶以為他乾錯了事，打算用馬屁工夫，在我面前，勸他休想，故而豎起面孔，也不睬他，卻在椅子上坐將下來。琢渠見了，很詫異道：「你做什麼？可是今兒又受了哪個的氣了？不妨事，我這裡有五千塊錢還你，你也可以免生氣咧。今天若不是你逼著我要錢，我也不致等到這般時候，老詹那裡的牌局也來得及去，聽說請幾個都是很好的戶頭，極少也可撈幾百元東道。只為你現款，前途一時湊不出，待他弄齊了，已太夜深，那邊搭子，想必早已湊足，我也不高興再去花買票洋錢咧。你想我今天為著那一皮包東西，乾了許多出世以來未曾做過的奇事。一早起來就尋他們商量送貨之法，他們教我扮作南京客人，帶著行李皮包，先到火車站，再由火車站轉黃包車到客棧中，假充自南京趁火車到上海來的，他們先幾天已替我定好房間，因這一間房，必須揀在那買土的貼隔壁，便於傳遞。中間的板壁，早被他們拆活動了，所以情願花幾個空房錢定著，不能讓陌生人住進去。我一到裡面，他們馬上將皮包出空，秤足分量，寫支票給我。我若收他支票，當時就可推頭房間不合意，貼客棧中一天房錢出來換棧房，說不定還來得及回家吃飯。皆因守他現款，足耽擱了一天工夫，著實有些難熬的。你在家無緣無故為甚又動氣了呢？」

賈少奶聽說，方知自己與三小姐兩個人的疑心，都摸錯了一條道路，覺適才的許多氣都丟在無用之地，連現在面上一股氣，也沒個放處，聽琢渠問她，竟不能再教他往鳳姐那裡去睡，想想沒話回答，便道：「我好好在隔壁講話，你為何命阿寶過來喚？我又不是鄉下夫妻，寸步不離，這般討厭，豈不惹氣。」琢渠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本來不敢驚動的，皆為怕你不放心，所以請你回來，這五千塊鈔票，都在皮包內，請你點一點收下罷。」賈少奶看皮包就在腳旁邊，打開見果有五大紮鈔票在內，當時她並不急於點數，卻問琢渠：「你難道這回帶的東西只賣了五千元嗎？」琢渠道：「一共七千塊掛零，那二千多些零頭我自己收下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不興。你拿我的錢做本，賺了這許多，如何不同我對分，卻想獨吞。」

琢渠道：「那有這句話。明明我自己也有資本在內，皆因前幾回本錢小，搭股亦小，這回添上你的三千兩，搭股大些，是你名下賺的錢，差不多都已給你。我那二千元，自己也有一千六百本錢呢，怎說是你的賺頭？」賈少奶搖頭道：「誰信你的話，這回非與我均分不興，不然就算你借我的錢，須要加一行利，也是五百塊，隨你怎樣的算便了。」琢渠再三警解，賈少奶只是不依。琢渠曉得他少奶脾氣，一定為著媚月閣要借二百五十塊錢，這損失要我認帳了，當就答應他二百五十元，果然少奶奶也應允了，這夜就此免卻一場氣惱。

次日賈少奶奶到隔壁陪伴三小姐，轉眼工夫，又是三天過去。三小姐也起了床，賈少奶看她精神頗健，諒已無礙，始邀她到自己家中走走。三小姐想起媚月閣那裡還未曾登門道謝，因約賈少奶明兒陪她同去，賈少奶也因答應過媚月閣，先借給她二百塊錢，三四日送去的，自己敲了琢渠二百五十元竹槓，本好早幾天拿去了，卻因自己懶出門，連電話都沒打過，她那裡等著付房錢，萬不能再耽擱她，不然自己也要去了。現在正好與三小姐同往。第二天就加早起身，打扮停當，三小姐也穿得花枝招展，兩個人五點鐘沒敲，就出來到卡德路媚月閣家中，不意媚月閣還睡在床上。賈少奶將也自被窩中拖起。三小姐見了媚月閣，頗有些含羞帶愧，幸虧彼此都是女流，一霎時就把羞恥丟開。媚月閣因自己屢次擾賈少奶的鴉片煙，此番她來了，格外巴結，將自己珍藏的一缸大土煙膏請她。賈少奶覺媚月閣吸的煙比自己考究，暗想她用途如此拮据，還吃這種好煙，無怪乎容易窮了。趁個空，將帶來的二百元鈔票，遞給媚月閣，假說帶的土尚未脫手，這個是我另外湊給你的。媚月閣原等著五百塊用途，二百元少了大半，那夠開消。但正當赤手空拳的時候，有了二百元，也未嘗無補於事，故此歡然收下，問二姐今兒可有可口的小菜？倘若沒有，拿五塊錢到菜館中去叫罷。二百元中當時就少了五元。賈少奶因這是請她們吃的，倒沒嫌媚月閣浪費。